

第十二回 結新恩喜同二美 申舊好笑釋三冤

詩云：此詩代題桃花仕女圖贈閨人之作

春風暗入武陵溪，傳得仙姿愛品題；軟障屏開香篆小，朝雲夢斷月痕低。

有情爭恨劉晨別，無跡空憐崔護迷；最是相思魂漠漠，等閒蕭颯伴深閨。

絳英得遇素卿，飄然長往，也不管家中鬧吵，一路相傍進京。素卿從容問道：「姐姐的丈夫，既是自小結親，怎麼令兄陷害他的時節，姐姐不言不語。直至今日，方尋這條路？萬一前日被令兄陷死，姐姐從何處著落？難道終身守他不成？」

絳英道：「前日聞他陷在獄中，幸喜問了徒罪，還指望他回來，圖個後會，所以因循到此。」

素卿道：「前日我家老爹在此做官時，因見那趙雲客哀訴苦切，說道被那吳秀才害他。我家老爹憐念無辜，保在衙中。就是後來問罪，也都虧我家提救，不曾被吳秀才謀死，不想就是姐姐的丈夫。」

絳英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便是奴家的恩人了。」

素卿道：「只是有一句話不好說得。那趙雲客在衙裡時，他把受冤來歷，盡情告訴。只說道吳秀才貪其資財，將小匣為名冤他做賊。並沒有半句說及姐姐的事，這卻為何？」

絳英被那素卿說這話，一時間對答不出，臉上通紅起來。素卿想道：「那一夜看趙雲客，我原道他定有婦人的勾當。如今詳察起來，莫非與絳英有私情事體，所以吳秀才必要處死他？」

便對絳英道：「姐姐既是拚命為那趙雲客，自然不是平常的人了。但是他在京中孤身作客，倘然又遇了些閒花野草，可不負姐姐一片好心？」

絳英長歎道：「姐姐面前不好相瞞。當初趙郎止因為了奴家，害他獄中受累。今後奴家若再嫁人，鬼神有知，便是我負他了，寧可就死，以盡一心。至於另有相知，這也隨他。只要趙郎見面時節，得知奴家一段苦情，他難道變了心腸，致有白頭之歎？」

素卿道：「前在衙裡，也曾窺見趙郎。這般才貌，諒不是個薄倖的，且放心前去，待尋著了他，再作道理。」

絳英與素卿，日親日新，相傍進京，一日說一句心話，也有幾百句。漸漸把自家的心跡說明白了，素卿也不相瞞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好瞞你。此番進京，實與姐姐的意思相同。」

兩人同心合意，全無妒忌之情。道是我們婦人家，從了個才貌兼全的丈夫，譬如忠臣事了聖君，大家扶助他過日子，何必定要專房起嫉妒之念？這個意思，畢竟趙雲客生來有福，這些美人，個個發此聖德，竟把世上歡喜吃醋的婦人，看得一錢不值，豈非美事？

他兩個相憐相愛，扶傍上京去了。後來遇著遇不著，路上安靜不安靜，我做小說的，也包他不定。若只顧把他兩個路上光景，吟詩作賦，怨態愁情，說得詳細，我曉得世上這些不耐煩讀書的。看官又要瞌睡起來了。我如今另將一段奇文，說來以醒瞌睡之眼。

話的非別，便是那趙雲客，寓在老王衙裡之後，頌讀餘工，便把各位美人，籌論一遍。住了數日，忽然思想后土夫人廟裡，要去拜謝他，還不曾燒一炷香。

就往街上買了香燭，走到廟中，深深拜謝道：「弟子趙青心，前日偶憩廟門，得逢王鄉宦提拔，皆是夫人的神靈，鴻恩護庇。今日一點虔心，特來拜謝。弟子也不敢多求，但願受恩的知恩報恩，有情的因情展情。」

雲客拜罷起身，慢慢的走出廟來，不想撞見一樁怪事。解冤釋結，盡在此一刻之間。

你道有甚怪事？遠遠望見兩人，披枷帶鎖，又有兩個人押了，迤衍而來。雲客想道：「我的苦方才出脫，見了這個模樣，使人心膽俱裂。」

只見漸漸的走近前來，內中一人，忽然指著雲客，大喊道：「這個就是趙雲客，把我們兩個人，這樣冤枉，有口難辯，想是你的陰魂一路隨來，與我兩人伸冤麼？你自己不知死在那裡，怎麼把我們這等連累。好苦！好苦！」

雲客不知其故，反把他嚇了一嚇，說道：「這又是什麼菩薩見咎？」

那鎖押的兩人，又喊道：「趙雲客，你的魂靈千萬不要變了去，與我兩人說一個明白，救了兩條性命。」

嚇得街上的人，一時聚集了百數，都來看他。

雲客走到面前，細細觀看，真當可駭。說道：「你兩人是錢大哥，金家表兄，為甚麼事弄得這等？」

兩人道：「還要問？只為你，受這樣苦。你如今是死過的還是活的？」

雲客道：「為什麼死起來？好好的人，為何咒我是死的？」

兩人道：「原來你不曾死。我們今日，便好到官府面前伸冤理枉了。」

雲客道：「你兩人且不要忙，慢慢與我說緣由。」

錢神甫道：「自從三月望日，與你同到西湖，不想你霎時不見了。你家父親差人各處尋覓不見，只道是我們兩人謀死了你，竟告到府裡，備嘗刑罰，不容不招。知府又是執性的，申了各上司，問定罪名。把我問了斬罪，金子榮問了充軍。」

雲客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！只是不見了我，有甚麼憑據，就把罪名問實了？」

兩人道：「只因你的鋪蓋在船中，不知那個累些血跡在上面。你父親將來執證，教我們辨不清楚。」

眾人聽見這一番話，各各歎道：「世上這樣冤屈事！倘若遇不著，豈不真正冤枉到底？」

雲客道：「且莫慌，我同你兩人先到王御史衙裡，求他在刑部說明，解此疑案。」

兩人道：「我如今一刻也離不得你了，只問你為何不見？又怎麼到這裡來？」

雲客道：「我的事話長，且到王衙裡去。」

連那解子一齊到老王衙裡來，便請王御史出衙，錢金兩人細述冤枉情由，又道：「若非趙大兄替面相辨，我兩人定作冤鬼。」

老王笑道：「陳丞相之攫金，豈難置辨？狄梁公之承反，實有可原。兩位不必慌張，待老夫與你等詳說。」

就打了轎，親到刑部會議，超脫了錢神甫的重罪。又差人行文到燕山衙裡，除了金子榮的名字。付些盤纏，打發兩個解子回去。老王道：「這件事也千載難遇。既然你三個俱是好親友，俱是秀才，可一同住在我衙裡，侍應了試回家去。」

兩人拜謝再生之恩。當夜老王倒備起酒來，與三人做個賀喜筵席，就鋪設在一間書館裡，三人抵足而睡，細細談心。

錢神甫道：「我與金子榮無辜受累，這也罷了，只是趙大兄，為何也到這裡來？」

雲客道：「不瞞兄說，只因少年心性，故此弄出這般禍事。自從西湖夜泊，這一夜月朗風清，你兩人俱睡了，我獨自一身，立船頭來月，看見隔船有個美女，甚是多情。第二日我便撇了你們，私下叫一小船，直追到揚州。指望尋個方便會一會就歸家的。誰知會又會不停當，倒被一個人紮了火口，送官究治。彼時獨自一身，家裡又無消息，又虧一個獄官相救，得以配驛到此。」

錢神甫道：「那女子是什麼人？」

雲客道：「也不必說明，以後自然知的。」

金子榮道：「你既配了驛，怎能夠脫身在此？」

雲客道：「卻也奇怪，我偶然到方才那后土夫人廟中禱告，出了廟門，題一首詞，在粉壁上，一時瞌睡起來，睡在廟旁。適值老王過往，看見小弟這一首詞，問起緣由，小弟盡訴冤情，虧他好心救了。」

錢神甫道：「怪不得這些名士終日刻了歪詩印在紙上，東送西送。原來詩詞果然有用處。」

金子榮笑道：「當初只有這些落柏山人刻了歪詩，送與公卿大人為入門之訣。如今這項生意都被秀才占了。趙大兄何處習此巧法？我們若早也做得幾首詞，或者略有些運動，不至有冤難辦，弄到如此。」

三人回歎作喜，仍舊如當初相處的情狀，全不把冤屈事情，掛在口裡。朝夕歡天喜地，倒像嫡親早的一般，說道：「我們三人的事，都是自己不老成弄出來，那些執證的，定罪的，各認一偏道理，不必要盡怪他。正是不因傍晚山行，安遇毒蛇猛獸？但要得知命中不該屈死，任你懸崖斷索，只當得平生之路，自然有一奇緣來相救援。既然此身不死，再把後面日子好好挨將過去。正如戲場上一出悲苦，便有一出歡喜。何必黏皮帶骨，只把報冤結怨的事，留在心上。正像今日僥倖不曾死得，就是幾千百年，活在世上的，庸庸碌碌，殊覺無謂。這個便是見性遲鈍，不會變化的。我們三人，生性曠達，只管做後面事體，切不要把已往之事，重新提起。」

故此三人的心腸，因那一番磨煉，比往常更加親密。上午翻閱書卷，下午到街上，輪流做個小東道。只待得了功名，再尋別路。

雲客同了二人，忽一日，走到吏部衙門前閒步，並看天下官員候眩見一老人，坐在衙前石砌上。

雲客上前一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恩人，幾時到這裡來的？」

原來那老人就是秦獄官，一到京中，便在吏部衙前，打聽消息。

忽然撞著趙雲客，攜手道：「老夫近日到京。官人的事體如何？緣何有工夫在這裡閒耍？」

雲客道：「晚生自蒙大恩，救了性命。解到這裡，又遇著揚州的王鄉宦，感他提拔，如今脫然無事了。」

程書道：「這等千萬分恭喜。那兩位是誰？」

雲客道：「也是敝友。」

兩人各通名姓，又述伸冤一段。

秦程書道：「這般詫異，三位有此遭逢，後日自當大發。」

雲客問道：「貴府宅眷皆安穩添福麼？」

程書道：「老荆與子女同在這裡。因不便歸武昌，所以同來了。小寓就在近邊。」

雲客心念素卿，到此這段姻緣定先配合，心中大喜，對程書道：「晚生寓在王御史衙中。今日暫且告別，明日親到尊寓奉看。」

秦程書送了三人回到寓中，對奶奶道：「今晚往吏部衙前看看，遇著一件奇事。」

奶奶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

程書道：「便是揚州所救的趙雲客，在衙前撞見。他說到京遇了王御史，把他的事消釋了，又伸雪他兩個朋友一段冤枉，如今安閒無累，在此候考。明日還要親來看我。」

奶奶道：「不枉了我們救他。明日少不得請他喝一杯酒。」

素卿與絳英房裡聽見這話，就如昇天一般，心內十分歡喜，專等明日商議與雲客相會。

絳英對素卿道：「奴家僥倖餘生，得同姐姐進京，今日又聽得趙郎的好信，一生遭遇，皆是姐姐的恩了。但是奴家與趙郎，既在此間，不比家裡，若見了他，便好直言無隱。只不知姐姐的事，如何定奪？」

素卿道：「便是這等說，且待明日到來，看他言語怎麼樣。倘然男子心腸，一時難測，前日被這一番磨難，又生出別樣腔板，也未可知？」

兩個美人，千思百量，專待趙郎佳信，牀上翻來復去，倒費了一夜清心。挨至次日午前，還不見趙雲客的影子。

評：人生百年，只有三萬六千日。光陰似白駒過隙，安可鬱結愁腸，錯過良時美景？倘一失足，衰暮悔遲。回中樂天知命，盡在數語之中，覺冤親平等，使怨恨之心，渙然冰釋。此三昧真諦也，豈可件小說觀？

餘看絳英素卿，思想佳期，一夜不能合眼。因憶往時偶有五更小調，附錄於此，以侑一觴：

一更裡捱，一更裡捱，香亂雲鬟卸玉釵，對銀缸，空把燈花拜。想起喬才，想起喬才，萬種恩情難打開。恨離愁，不斷相思債。恨離愁，不斷相思債。

二更裡捱，二更裡捱，斜擁熏籠傍鏡台，照癡情，明月知無奈。心上安排。

心上安排，夢且雖同相且難。記盟香，縱死心常在。記盟香，縱死心常在。

三更裡捱，三更裡捱，淚滿羅衫恨滿懷，怨今生，不了前生愛。夢斷魂來，夢斷魂來，只為情深死亦該。負心的，自有天誅害。負心的，自有天誅害。

四更裡捱，四更裡捱，香冷金爐燭暗台，暫朦朧，怨殺魂歸快。何處投胎，何處投胎？但願雙雙死共埋。化行雲，永給同心帶。化行雲，永結同心帶。

五更裡捱，五更裡捱，斷雨殘雲總不諧。為傷心，使我無聊賴。且自疑猜，且自疑猜，還望天緣合繡鞋。那其間，始信盟如海。那其間，始信盟如海。

